

徐迅雷 一著



在大地上 寻找花朵

徐迅雷 一 著

ZAI DADI SHANG
XUNZHAO HUADUO

在大地上 寻找花朵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大地上寻找花朵 / 徐迅雷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0 (2018.12 重印)

ISBN 978-7-5598-1213-1

I. ①在…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506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 541199)

开本: 720 mm × 1 010 mm 1/16

印张: 25 字数: 320 千字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册数: 5 001~10 000 册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大地第一	002 _ 大地之麦
	004 _ 龙门山水行
	007 _ 一梦到西塘
	017 _ 丽江的柔软时光
	033 _ 安吉：大地上的事情
	047 _ 宁夏，大美宁夏
	075 _ 上扬文明
	078 _ 太阳照在独山村
	082 _ 瑞士：整个国家的风光
	100 _ 德国文化城记
	128 _ 清澈的宁静
	131 _ 鹿角的森林
	134 _ 一段好溪
	136 _ 沐风天目

- 138 _ 横空出世江郎山
140 _ 神性山水的神性向往

- 大道第二 | 144 _ 那一叶穿越千年的宋莲
146 _ 开往绿谷的高铁
148 _ 加 A 不加价
150 _ 父老乡亲
153 _ 家园的风景树
156 _ 云涛雕色
162 _ 枝繁叶茂 光前裕后
167 _ 回家的礼物
169 _ 带不走的故乡家园
172 _ 酒经沧桑
175 _ 桑梓情
177 _ 上山雾 落山风
180 _ 山高水长
182 _ 函饘可餐

大端第三	186 _ 将爱心公益进行到底
	190 _ 玫瑰书香的杭城
	192 _ 在书房
	195 _ 恨 书
	197 _ 漫步经心
	199 _ 相见恨早
	201 _ 秋韵不阑珊
	203 _ 让雪花飞一会儿
	205 _ 仰望星空
	207 _ 瞬间的风景
	209 _ 以呀还牙
	211 _ 我的刮痧
	213 _ 片段自己
	230 _ 曾经的生活什锦菜
	248 _ 在丽水·雪泥鸿爪
	260 _ 萍 聚
	262 _ 月亮湾听月

大写第四 |

- 266 _ 学习女排好榜样
- 270 _ 中国好人
- 289 _ 亦奇亦琦的王翼奇
- 294 _ 大风起兮歌飞扬
- 297 _ 不会忘却的司徒雷登
- 306 _ “马一浮”与“买衣服”
- 316 _ 在杭州遇见青田石雕大师
- 328 _ 三十而立的刘翀
- 331 _ 脊 梁
- 339 _ 倾山之恋
- 342 _ 启蒙老师
- 345 _ 蒋筑英·蒋志豪
- 353 _ 你生命中那时光
- 355 _ 我已从蓝天飞过
- 357 _ 平凡蕴育的伟大
- 360 _ 耕读有缘耕读缘
- 371 _ 关山阵阵苍
- 377 _ 猪之恋
- 386 _ 一路平安
- 389 _ 行走的风景

大地第一

D A D I

D I Y I



大地之麦

立冬种麦，四季讴歌。农民与诗人因麦子而息息相通。

我从乡间的麦地走来，麦子的气息缠绕于我裸露的双脚，经年不愿离去。

当我的心灵广袤如天空，天空明净如湖泊，倒映的乡间植物一定是自梢顶浸润下一片金黄的茁壮的麦子。

有风拂过，令人感动。

麦子的一生生活得坚忍、从容和美丽。点播的种子是它一生中最难看的时刻，粗糙并且干燥，一如农人劳动的双手。太阳风干了水分，留下了质量。父亲犁地，母亲施肥，我的童年在开垦的土地上小鸟般飞来飞去，麦子握在我稚嫩的手中，从细细的指缝漏入开始变得寒冷的土地。

阳光拌和了泥土覆盖你。

一位诗人站在遥远的北宋看着你说：“弄晴雨过秧针出。”触须伸出大地，疏疏朗朗悄无声息。然后才是赶趟儿似的密密麻麻长出来，长出一片冬天里的春意。

在麦子的童年，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打麦地旁边走过，目光倾注呵护。很迟方才得知麦秧是可以“践踏”的，那是少年的我从书本上读到的知识。我在一个山野静寂阳光盛开的下午，独自在麦地的一角因不忍而忐忑地作了践踏的试验。当我停止我迷乱的踏步之后，静静呆看了被摧残的一片麦秧，转身一阵风似的落荒而逃。

伤了筋骨的麦苗果真长得更加茁壮有力。麦子的坚忍让我看着发呆。然而家园的农人和我种麦的父母都不去实行我的“践踏”。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不是个必需环节，更不会体现对麦苗的深爱。

在南方的肥沃土地上，经冬的麦子自然地生长，连那白雪都是温暖的棉被。遥远的诗人说过“弄晴雨过秧针出”后，接着说：“花信风来麦浪寒。”在所有植物让风吹出的浪波中，其实麦浪是最温润漂亮的。稻浪与麦浪相似，“喜看稻菽千重浪”，然而稻叶有齿且尖利，风中舞动如挥刀，总让我不甚喜欢。看一看那温润如碧玉的麦浪吧，则有一股靠近你温柔心灵的感觉。

面对这样的麦子，一位年轻的诗人说：“麦子是土地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初夏麦收的时节，母亲割麦，父亲打麦，童年的我又像燕子一样在麦地上飞来飞去，衔起遗落的枝枝麦穗。温暖的阳光在父亲的脖子上晒出汗水，高举过头顶的麦子把麦叶的碎屑撒在父亲的脖子上。在某个片刻，我看见父亲回首对我一笑，那笑里都浸透了汗水。

于是想起家乡老诗人闻欣先生深情的歌吟：“父亲，一生都 / 坐在中国农业的深处 / 水稻 麦子 高粱 大豆 / 都是他交情很深的挚友 / 当植物受到伤害时 / 不论是天灾或者人祸 / 植物们的泪 / 总是 从父亲眼窝流出 / 风调雨顺 / 使父亲比植物更生动的 / 是脸部皱纹的 / 欣欣向荣……”而这里的植物我更愿意只把它想象成金灿灿的麦子。

我现在居住在城里，仿佛远离了大地上的麦子。然而当我举杯，倾入麦酿的啤酒，乡间种麦的父亲及一切种麦者的背影，伴着那璀璨的麦穗，穿越深邃的酒杯映现在我的眼前。啤酒的金黄正是麦子的金黄，啤酒的上游衔接着麦穗那缜密的纹路。麦穗的纹路在我思绪的脊梁上无限延伸，不会停息。

一个源于心灵深处的声音说：

——即使我老了，我也愿意是家园麦田的守望者。

龙门山水行

龙门村的村落仿佛从水底跳跃而上。依了山，傍了水，浙南云和紧水滩的碧波粼粼倒映了散落在山坡上的龙门村。

离别的清晨，在薄雾轻描淡妆的埠头，那位守着肉摊子的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主动接过我的话茬，告诉了龙门为什么称龙门：村子原有着一座石雕的龙门，现在淹在水底下了，为了造那30万千瓦的紧水滩电站，全村都成了后靠移民。小伙子微笑的音容留恋于过去的家园。过去的家园成了水底的光芒，闪烁在龙门村两百多位村民的心坎上。

水樱说，那时候她还很小很小呢。二十岁的水樱毕竟才二十岁，她是在接到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之后，来邀请我这位业余老师到她家玩的。别忘有约！在那个阳光灿烂的秋日的午后，水樱那清澈的眼睛宁静地望着我，宁静如她家园门前那片凝碧的美丽的津津水域。

与水樱站在半山坡上她家门口，看云山苍苍环抱了“仙宫湖”的一方泱泱碧水，感受向晚的秋风，正挟了一身湖水的芬芳气息，拂过我的身边。远山近水并不宏大，却蕴含了清秀。给紧水滩起了“仙宫湖”的俗名，或许是一种对神奇的期待，然而我看这方山水依然质朴。水樱却指点了神奇：老师你看，那座山像不像一只很大很大的龟？瞬时我的眼睛一亮、精神一振，那水中之岛怎么看都是活脱脱一只巨龟匍匐在碧波荡漾的水面。

当然有渔舟在龟之岛前面的水域穿行，拖着长长的如尾波纹在龟脚前扫过。水的这边，大山把它的左右手往水里一伸，便漂亮地挽起了一个港湾，左翼有小亭亭而立，右翼有大树树树相映。港湾里筑了码头，泊了渔舟，停靠了龙门人失去田垄后新的生息新的希望。水樱说，她爸爸正在码头装卸木头，小弟还在渔舟上挥撒渔网。而此刻，水樱的母亲正在屋里升起灶火，让袅袅炊烟升起在家园的风景里。绕过屋后，水樱从橘树上摘了不知酸甜的青橘，荆棘牵扯了她的过膝长裙，牵扯出一种对主人的依恋进入我的视野。两只青橘，大的递予我，于是剥开了一瓣瓣青青乡情。我说不酸，水樱也说不酸，看我一副龇牙咧嘴狼狈相，水樱咯咯地笑了。笑声里，我仿佛闻见郁达夫笔下那“迟桂花”的香味。

黄昏开始涂抹龙门山水。依然白得耀眼的是水樱家门前墙上的几挂渔网。邻家的女孩坐在屋外编织捕虾的竹笼，在这浙江西南部的大山褶皱里，让我闻到了遥远的海边的气息。水樱的爸爸与弟弟尚未归来。水樱说，老师，先不吃饭，带你去玩。便跟了水樱与邻家的女孩，一块儿抄近路从山坡上下来。钻出树影的笼罩，便是这小小港湾的最凹处。水面传来扑通扑通的游水声，晚色淡妆，秋意凉爽。正想问声是谁还敢在此时游泳，水樱与邻家女孩已与船那边水面上露出脑袋的小伙子搭上话，吴依软语荡漾在水面上。

小伙子摇船靠到岸边。上了船，沉静中打棹的小伙子在傍晚的船头站出一幅剪影，我竟糊涂地问“小伙子贵姓”。水樱立时便笑了，“就是我弟弟呀”，我也笑了，怪水樱未作介绍怪自己糊涂也怪微笑的小伙子沉默。船小，吃水有些深，随着摇桨的节奏起伏，我这“旱鸭子”便有些心慌，但看人家两位小姑娘坐在窄窄的船帮上沉静自在，晚风吹来裙裾飘然如波，于是也不再寻思安危。

小船钻出了港湾的怀抱，仿佛镜头一路摇出那越来越开阔的风景。这开阔的水面在昼夜交割的时刻美得令人心醉；清风徐来，吻遍了柔水的全身，在这水的

裸露的肌肤上激起粼粼的涟漪，在冰清玉洁的纯净里，天际的晚霞将最后的晖光在每一片鳞波的一侧抹上金黄，这分明是黄皮肤处子脸上透出的红润色泽。青黛的远山静静地守候了这灵性的湖水，渐渐朦胧的倒影依依融化在湖水的心底。许多的山整个身心站在了水里，只露出一个青青脑袋。人在看山，山在看人；人坐了船戏水，水托了船嬉人；水在山上，山在水中，一切都是那么难舍难分……

在离“巨龟”不远的水域，水樱的弟弟开始布下渔网。这位十七岁的小伙子一手把桨，一手置网，他的手艺已经了得。在天际开始出现几颗星星的时候，我们掉转船头打棹归来，一路上我在心底吟唱了那曲《渔舟唱晚》，天地山水间仿佛回荡了那泠泠的乐音。

那夜水樱的父母竟一直等到我们归来才开饭。饭桌上一盘脆香香的“紧水滩烤鱼干”被我一人和了啤酒埋头“独吞”。水樱的爸爸与我对饮，算了岁数他比我大十一岁而我比他的女儿亦大十一岁。水樱爸原是船老大，在紧水滩没有截流前他一直放船沿瓯江而下到温州甚至到乐清。那夜我忽然就年轻了起来，吵着嚷着要跟水樱的弟弟一块睡到船上，这小家伙说船太小不好睡而且有蚊子，后来干脆连他自己也睡到了家里。那夜我再三叮嘱明儿早上要他叫醒我，我得跟他一块去收网，然而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呼呼一觉睡醒，水樱妈已经将新抓来的鱼鲜鲜地烧好等我下饭。

轻妆了晨雾的早上，我要离别龙门村，水樱弟开了机动船与水樱一块儿送我出龙门，直到紧水滩电站那巍然的大坝。那时水樱端坐船头，秋风又拂动了她那飘飘长裙，我戏说一句“妹妹你坐船头”，水樱便莞尔一笑，双眸依然宁静清澈如水。

“五百年修得同舟渡。”我在心里这样对水樱说。

一梦到西塘

几回回梦里踏上石板路，穿长廊，钻水巷，摇橹船。江南小镇，你这是用千百年时光酿制的一杯好酒。西塘。

一次次挥手自兹去，波心晕月，桨声灯影，曲水流觞。那是何时的雅集吾乡，那是何等的“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西园。

黄昏的小街，熙来攘往，我一回首，那一对老外帅哥美女就冲着我的镜头璀璨而笑，还举起V字剪刀手，那么真实。

榫卯的古宅，粉墙黛瓦，你一抬头，江南美女正妩媚地探出半身的情影，是的是的，是瓦当之下、窗扉之中，那么梦幻。

在醉园，我一眼看到黄永玉先生题写的“一梦到西塘”，我也立刻醉了。来自湘西凤凰古城的永玉先生，你年届九旬，来到西塘，来到王亨父子版画馆，“一梦到西塘”，一句话就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居杭州，近在咫尺，却是第一次到西塘，梦里的不算。很早很早，黄永玉就心心念念要来西塘看望王亨老先生，因为版画，“一生寄情江南水，三分得意海上风”的版画。黄先生坐时坐在氍毹椅上，走时走在天井中。这小桥，这鱼池，这花圃，这精耕细作的江南迷你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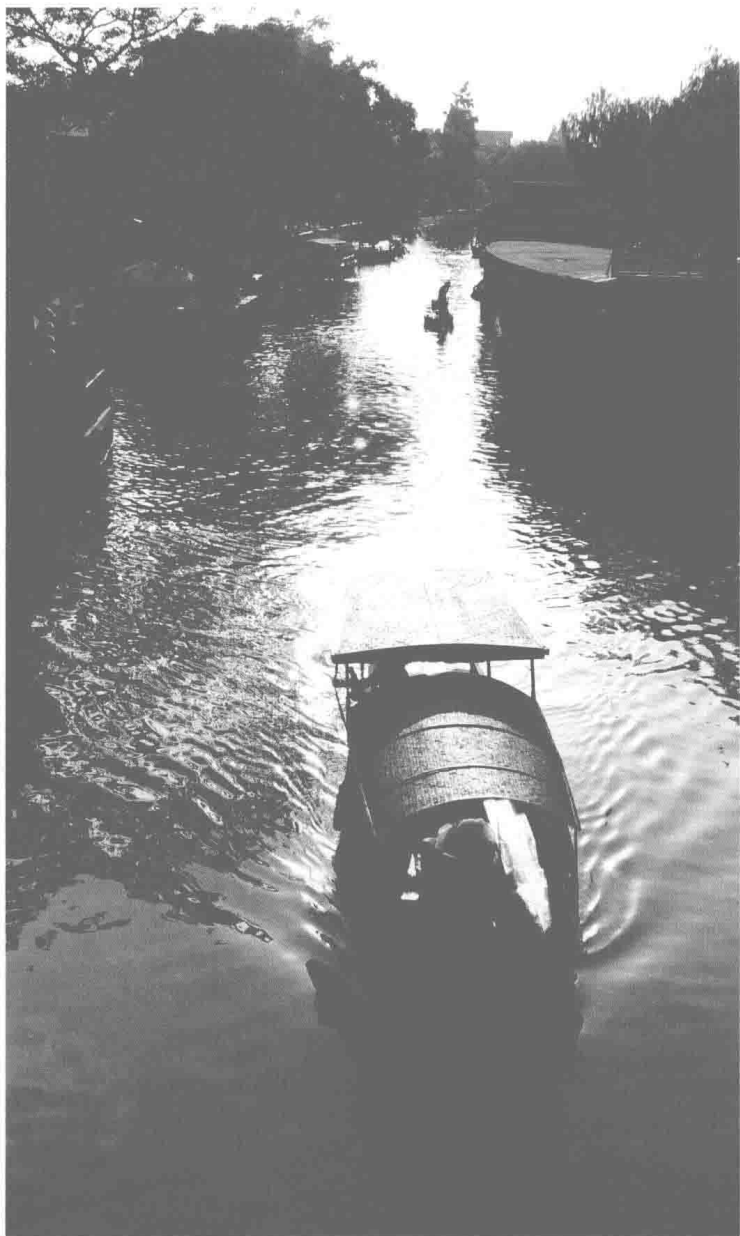
“醉园”得名于“醉经堂”，那是遥远的沉醉于四书五经，如今早已不是这个味道。主人沉醉于江南版画，游客可以沉醉于著名的西塘手工黄酒，我则沉醉于整个的千年古镇。



诗画西塘

徐迅雷摄





金秋一梦到西塘，欸乃声里说江南
徐迅雷摄